

■ 触景生情

又到一年中秋时

■ 叶远钦

秋高气爽,丹桂飘香。又到一年中秋节,中秋佳节倍思亲,是合家团聚的时刻。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一年又一年。

这几天,公司里在发中秋礼品,有月饼、水果、饮料等。

这时我想起了小时候过的中秋节。

上世纪90年代初,农村物质比较贫瘠。虽然条件差,但人们还是很快乐。

每当中秋节来临之际,也是孩子

们最愉快的时候,可以吃到香喷喷的月饼。

那年月,村里没有超市,只有一家两家小规模的小店,只能买些油盐酱醋、香烟等,要到镇上的月饼厂或供销社,才能买到月饼。

小时候的中秋节,父母从农忙中闲下来,便特地分工,父亲负责去供销社买月饼,母亲则去买菜。那时,家里是很少去买菜的,只有逢年过节才破例去买些丰富的菜肴。为了供我们兄妹俩读书,还要建新房,可谓是省吃俭用到连一分钱也舍不得乱花。

经过一番精心的准备后,丰盛的晚餐就上桌了。

晚饭后,父亲拿出了从供销社里买来的两筒白糖月饼分给我与妹妹吃。当时月饼的品种是很单一的。

那时候的月饼,都很小,外表也很简陋。月饼以简装为主,但吃起来,特甜、特香。

中秋夜,夜色迷人。皎洁的月色,照亮着村落的每个角落,圆圆的月亮下面,是人们的欢声笑语。

那时的农村人很淳朴,基本上在家里务农,很少有人外出务工。

中秋夜,大人们围坐在一起赏月喝茶。大家相互递根烟,聊聊天常,

谈谈庄稼的收成。而小孩呢,嘴里吃着甜甜的月饼,嬉笑怒骂中,是无尽

的童趣……

岁月荏苒,一晃几十年过去了,我也到了不惑之年。

如今的中秋节,再也没有那种很期盼想吃月饼的感觉了。从传统的椒盐月饼,到广式月饼,各种礼盒装月饼可谓五花八门。想吃月饼,随时随地可以买到。村子里也早就有了月饼加工厂。

这两天,家里搁置了很多月饼,父母上班的地方也发了些月饼。加上我们拿回来的各种月饼,足足堆了一大摞。

一向勤俭的老父亲,总喜欢吃简装的简装月饼,他老说:“月饼还

是原来的好吃。”“那是现在生活条件好了。”一旁的母亲笑着说道。

月饼再也不是一种稀罕物品了,只是过节的一种摆设或象征吧。

中秋佳节,从四面八方赶回来的游子,却是多少年来亘古不变。无论在天涯海角,无论多忙,中秋团聚是最温馨的一刻。月圆,人圆,不就是我们老百姓最向往的吗?不求大富大贵,只求健康快乐,这就是简单的幸福。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一首古诗,在脑子里萦绕。

儿时的中秋节,或许于我也是一种怀念吧!

■ 笔随心动

追忆活出生命尊严的“袖珍男孩”

■ 陈慈林

9月10日上午,微信朋友圈被杭州一个叫陈彬的粘多糖症患者去世的消息刷屏。不但杭州多家媒体相继报道,新华社和中青报官微也作了详细报道。一个普通人去世的消息成为热点,是因为他的经历有许多令人唏嘘和震撼的细节,也令我回忆起2003年4月采访他的情景。

那年陈彬15岁,确诊“粘多糖症”已12年,医生根据医学文献和各种病例,预测他活不过18岁。我与好友郑华一起去他家采访时,心情非常压抑:生命花蕾尚未盛开,已面临即将凋谢的残酷境遇,我不知该如何直面这位身罹绝症的少年?如何与他讨论这难以承受的沉重话题?

虽然已做了充分心理建设,但当真正与他面对时,我心里还是不禁一阵颤抖:陈彬身高只有80厘米,体重仅15公斤,可谓名副其实的“袖珍男孩”。他俯卧在床上,用唯一可以着力的下巴支撑在床沿上,眼睛盯着电视机中正在直播的篮球赛。他全身骨骼畸形,臀部扭曲,背上和胸口各突出一块拳头大的骨骼。平时他不能仰卧,只能俯卧着休息;胸部以下已基本没有知觉,手上的骨骼已经软化,手指可以向任何方向弯曲……但残酷的是,他的大脑不但正常,还比同龄人更敏锐。

气氛显得呆滞和压抑,我不知该如何开口采访。陈彬并不忌讳和回避关于死亡的话题,他与父亲陈敏调侃地把死亡戏称为“开会”(追悼会)。他看我神情严肃紧张,就笑着说:“叔叔,你不用紧张,别把我当作一个快要‘开会’的人,就把我当作一个普通人好了。”

他的这番话使我稍稍平静了一点。去采访前,听说陈彬很喜欢歌星林依轮,我带了几张林依轮在某次演唱会上唱歌的照片,送给陈彬。陈彬眼睛一亮,咧开嘴笑了。

与同龄人一样,陈彬也有强烈的好奇心,当他从当时还比较罕见的数码相机显示屏中,看到郑华刚拍摄照片的回放时,笑得很灿烂。

现场气氛渐趋正常,父亲陈敏对我们打开“话匣子”:陈彬3岁时被上海某医院确诊为“粘多糖症”,这种病是常染色体遗传病,国内仅见数例,是目前医学技术无法治愈的疑难绝症。医生说,此病一般2至4岁发病,患者身体矮小、骨骼畸形(多发性骨发育不良),到青少年时期往往因呼吸道感染或心力衰竭死亡,一般活不过18岁。

确诊以来的12年里,陈彬已历经多次病危,花尽了家中积蓄。随着医生预测的“大限”越来越近,很多人都劝说陈敏放弃。但陈敏说,现代医学发展迅速,许多不治之症都有了治疗手段,他要与儿子一起坚持到此病能够治愈的那一天……

陈彬热爱生命、热爱生活。他虽然身体有病,但他从来不把自己当病人,他要父亲每天推着轮椅送他到学校读书,他说一天不与小伙伴见面,心里就惦记。

陈彬身体虽然非常衰弱,却特别喜欢看激烈对抗的比赛节目,有空就锁定央视体育频道,说起体育项目和球星,他如数家珍。他说最大的愿望是做一名体育节目主持人,最喜爱足球和篮球,最崇拜罗纳尔多、贝克汉姆、姚明和郑武。

陈彬说,前些天郑武特意把他接到省体训大队,为他作了一次专场表演:1.97米的郑武托起80厘米的彬彬,合作一次“双人扣篮”,但600多克的篮球对身体极度虚弱的陈彬来说还是显得太沉重。虽然最后没有完成这个动作,但陈彬还是很兴奋。

后来,罗纳尔多、贝克汉姆、姚明等获悉陈彬的愿望后,或邀请他观看比赛,或专程到杭州探望,还向他赠送了签名足球、篮球和球衣等作纪念。

就在我们采访前几天,陈敏曾陪陈彬去上海某医院求诊,以寻求最后的希望,但得到的仍是残酷的结论。陈敏很沮丧,陈彬反过来劝慰父亲:“爸爸,别难过了,我会继续坚持下去的。就算真的没办法了,也别太在意,每个人迟早都是要‘开会’的。等我‘开会’后,把我捐出去,让医生、专家好好研究研究,尽快寻找出医治这种病的方法,去治好得这种病的所有人……”

随后不久,陈彬父子相继签署了身后捐献角膜和遗体的志愿书。

我采访陈彬父子至今的18年里,陈彬以与其年龄不相称的坚韧和勇气,演绎了生命的顽强和尊严,感动了许多人。政府和社会各界为他全家提供了坚实的支持,使陈彬不断挣脱死神的魔掌,不断突破“活不过18岁”的“死亡符咒”,享年33岁,创造医学史上的奇迹。

“袖珍男孩”陈彬走了,他最后的心愿是“用我的角膜帮我看球赛”;他的遗体也捐给了浙大医学院。

陈彬的故事感动了很多,这也是新华社、中青报关注他的原因吧。

■ 难忘记忆

家乡的稻花鱼

■ 周勇

稻禾勾起饱胀的籽粒,金秋来了。用脚踩出一条深沟,水淹过了半条小腿。该是捉稻花鱼的时节了。

赤着脚噼里啪啦往田里走,清凉的稻田水将脚板浸得凉嗖嗖的。只见一条条鱼儿扬起尖滑的鳍背,撩得我们心痒难耐。用锄头挖开田坎口子,田水滚滚流出,慢慢见到鱼儿拼命溯游,我们就忙着去抓。抓鱼要从头上掐,拎住头部,手一合。或者两只手喇叭状盖住,再往上一抄手。鱼儿到手,扔进大桶里。有时候也有失手,眼看着浑浊的水中鱼鳍一晃一晃,用手去抓时,那鱼儿啪地一下子滑脱,还溅上一脸泥浆,引得大家你看我,我看你,相互哄笑打趣:看呀,那只猫儿脸!你是猴子脸呢!田里,荡漾着盈盈笑语。

狡猾的鱼,开心的抓鱼者,彼此之间相互较量,实在是一件开心又刺激的事情。

稻浪滚滚,和风轻扬。鱼抓完了,水放

光了,接下来只等稻子成熟,就可以收割了。

这时抓到的鱼,大约二三两左右,以鲫鱼、鲤鱼类为主。如果不打算现吃,可以把每条鱼切成两半,然后在油锅里煎过,再放到阳光下晒干,便可以存放很久。

尽管鱼的烧法不同会有不同的滋味,但我们更在乎抓鱼的乐趣。那种求之不得的失落,还有抓住的快意,都是我们所在乎的。曾经的秋光下,此起彼伏的抓鱼情形,如今想来也是异常开心,异常快乐。

我的学生吴红国于微信上告诉我,今年稻花鱼每斤20元,他刚拿到镇上卖,一下子就被抢光了。他告诉我,回家时,可以再来尝尝家乡的稻花鱼。

想到这里,我仿佛即刻就闻到了那稻花鱼的鲜味,诱我神往。我的心忽然就飞越千山万水,回到湖南凤凰的乡下。我也想将起袖子,卷起裤管,下田去再抓一次稻花鱼,然后再去烧一顿烤鱼吃。

家乡的稻花鱼,让人回味,让人留恋。



珠江边即景

黄仕忠 摄

■ 往事如歌

夜大学的灯窗

■ 林椿

“像无数颗星星,我们顽强地闪现在广袤的苍穹,凝神地注视着夜大的灯窗……我们欣喜地相聚在久违的课堂——一手牵着童年,一手挽着成年,迈进了成熟的季节”。这诗一般的语言,是杭州大学夜大学中文系80级同学录中的前言,它记录了这届同学的信息和临别赠言,也记录了我在夜大学读书时的一段难忘的岁月。

那是1980年的春天,一天我下班后刚到家,母亲兴冲冲地告诉我:“杭州大学夜大学恢复招生了,你应该去试试。”我瞪大了眼睛:“真的么,那太好了!”我参加过1978年的高考,文科类考得不错,但数学太差,丢分太多,结果名落孙山。这次夜大学的中文专业考语文、政治和史地,不考数学,我决心去放手一搏。

经过短期紧张的复习,我通过了入学考试,成了夜大学中文专业的一名学员。记得1980届中文系属于恢复高考后首次招生,共有4个班,每班50人左右。授课老师就是教全日制大学的老教师们,这又使我颇为激动,因为杭州大学中文系在那时全国文科专业中是名列前茅的。

我们这届学员还是蛮有特色的,男女老少,高矮胖瘦,年龄大的已近50岁,小的也就20岁左右,其中有不少“老三届”“新二届”的返城知青,大多已30多岁了。从事的职业也五花八门,有工人、营业员、图书管理员,有幼儿园和小学教师,有报社记者、高校行政人员等等,俨然一个小社会。

夜大学一周有四五个晚上要上课,时

间是晚6:30—8:30。白天工作,晚上读书,人是比较累的。同学们遍布杭城各地,远的要骑自行车2小时才能到校。我当时住在清泰门外近江村厂区,骑自行车到校大也需50分钟,晚上上完课回到宿舍,看看书,整理一下笔记,就寝一般已是深夜。杭州是个湿润多雨的城市,一次上学途中,忽逢大雷雨,虽有雨披,但裤子全湿,上课时还湿哒哒滴水,十分难受。但放眼一看全班男女同学皆如此,就是老师也是淋湿的。但大家都若无其事,聚精会神地听课、记笔记,直至结束。

四年来的风霜雨雪、严寒酷暑,对我们来说都是家常便饭,学习上的困难碰到得更多,但同学们互帮互学,老师们也是有问必答,尽心辅导,针对性地开出书单。这四年所读的书是我人生中最多的时候,我充分领略到了读书的快乐。

毕业后,我们这届同学中很多都成了单位的骨干,得到提拔。不少同学还换了单位,考进了自己心仪的报社、银行、省市机关等,少数人还当上了领导。另外,这届同学中悄悄谈恋爱的也有不少,大多是从你帮我占座位,我送你一块面包开始。与我相识的“老周”成功追到他小8岁的女生,被大家说“老牛吃嫩草”,他哈哈大笑,满脸幸福的神色。当然也有不成功的,那也挥一挥挥手,友好地再见。

四年夜大的经历,时间虽短,却永生难忘。从我个人来说,弥补了知识缺陷,圆了大学梦。从国家层面来说,培养了一大批基层人才。那段岁月,有负重前行,有咬牙坚持,也有云开月朗、天高气清与弦歌起舞。那是永留在记忆中及生命里的烙印。

■ 真情流淌

春天的颜色

■ 缪宇光

中学时
妈妈送给我第一辆自行车
是绿色的“飞鸽”牌
春天的颜色地久天长
参军后
部队发给我第一套军装
是绿色的“八七”式
春天的颜色亘古永恒地久天长
后来,妈妈老了
一次我陪她去邮政储蓄银行存钱
这是一家绿色的银行
很多老人喜欢到这里存钱
我在银行的存列柜里

看到一个绿色邮筒的模型
以及绿色自行车的模型
里面有我过往难忘的记忆
我迫不及待把它们买了下来
妈妈也走近端详这两个模型
她看着模型也会心地笑了
说你买的啊,真好
这春天的颜色
希望的颜色
永恒的爱颜色
就像中国邮政给我们的爱
亘古永恒地久天长
就像部队给我的爱
亘古永恒地久天长
就像妈妈给我的爱
亘古永恒地久天长



浮想联翩

■ 王珍

最喜欢这瓣树叶的故事:一瓣形如褂子的叶子,被当地人称之为马褂树叶。在从前没有钻石戒指的时候,小伙子只要爬到树顶上,去摘树下梢最上边的一瓣叶子,就可以向心爱的姑娘求婚了。我很感慨:不要房、不要车,只要勇敢……

在贵州旅游时,听着导游在一棵树下解说当地少数民族的婚俗,感觉爱情瞬间回到“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两小无嫌猜”的李白时代。很感动如此非物质的纯粹爱情,我就记住了这瓣叶子。其实,树叶的形状也蛮像鹅掌的,所以,这树还有一个名字,叫鹅掌楸。

因为这个爱情故事打底,我对鹅掌楸是越看越喜欢。走路时,老是看看周边有没有这样的树,这样的叶子。在杭州的一些林荫道上、公园里,还有一些小区等地,还

真的能看到几棵这样的树。而在杭州植物园内,则有一个鹅掌楸林。不管出门去做什么,只要时间有点富余,我会绕点路,特意去看看它们,还会在树下逗留片刻。

鹅掌楸的树干高大挺直、端庄、正气,很有几分刚正不阿的非凡气质。叶子的优美形状更是值得细细观赏。叶脉脉络清晰,纹路整齐、均匀、俏丽,如缝制衣裳时缉的明线。色彩明媚的叶子,在春天,是翠绿色的,年轻而亮丽;入秋,则变成了明黄色,若古时皇袍的主色调。

而到了每年的4月底,正是鹅掌楸的开花季。造型别致的花朵缀满了枝梢,仿佛自带醉人的芬芳。一朵一朵隐藏在马褂叶后,如躲在妈妈的蓬蓬裙后的羞涩少女。因为树长得太高,花又是和叶子同色系的黄绿色,不仰视细看,花的颜值很容易被耽误。当我在一位摄影师的长镜头后,看清了那

迷人的花朵,忍不住被惊艳到尖叫了一声。

紧贴着树叶的花朵,花瓣似绢如缎的质感,像编结精致的盘扣钉在马褂上。酒杯状的花朵又像极了郁金香,难怪学园艺的作家真柏称鹅掌楸为“中国的郁金香树”。

鹅掌楸与榉树、七叶树、悬铃木、银杏,并列为世界五大行道树。

其实,鹅掌楸的珍贵不仅在于树形挺拔、花和叶好看,更在于它是古老的白垩纪孑遗植物。早在1999年就被列入中国国家二级重点珍稀濒危保护植物。在经过第四纪冰川气候后,目前仅存两种:鹅掌楸和北美鹅掌楸。它们被称作活化石植物,是世界上最珍贵的树种之一。鹅掌楸目前仅于中国发现其野生群落,是中国特有树种。北美鹅掌楸则产于美国东南部。

把鹅掌楸与北美鹅掌楸进行杂交后,则能长得高大健壮,且抗旱、

抗病能力较强。这是南京林业大学教授叶培忠在树木杂交育种方面的重要贡献之一。那些长得特别高大壮硕的鹅掌楸,基本上是中美混血的杂交鹅掌楸。2008年北京奥运会,一批漂亮的杂交鹅掌楸,幸运地成为指定树种,在奥运新建场馆、道路、庭院以及周边环境绿化中扮演主角,为人们增添舒适的感官享受。

近些日子,看到摄影群里不时有人晒出本季黄马褂树叶的照片,想必是喜欢这树的人有不少。我有位从来没有见过却在微信上聊得很默契的朋友,最初的话题也是从她的微信名Tulip Tree(英文:鹅掌楸)开始的。想到《红楼梦》中的林黛玉自称“草木人儿”,她的前世也确实是天上的一株绛珠仙草。于是就有些牵强附会地把人分成属木、属金等,想以金、木、水、火、土五行来进行人以群分。



中国航天,世界领先 沈光祖 剪纸